

美軍利器——研发病毒 癱瘓網絡

近日,美國國防部長阿什頓·卡特公布了國防部新版網絡安全戰略,首次公開表示把網絡戰作為今後軍事衝突的戰術選項之一。病毒武器被認為是目前最具有代表性的網絡武器之一,美軍據稱已研製出2000多種病毒武器。

◆戰略地位: 先發制人撒手鐮

美軍網絡武器大致可分為四類,病毒武器被認為是撒手鐮。

▶電腦病毒

病毒平時潛伏在計算機或武器系統中,到預定時間便會突然爆發,毀掉所有數據,或使彈頭不爆炸。既可以實施網絡攻擊,癱瘓敵方指揮控制系統,也可以實施單系統攻擊,破壞敵方單個作戰平台運行。

▶電磁脉冲

坦克、艦艇、導彈及計算機裝備發射帶有病毒的電磁波,可使計算機程序錯亂或刪除,武器無法正常工作,還可使飛機、坦克、導彈等自我爆炸、自行毀滅。

▶電子生物

這類武器能吞噬計算機電子器件,并使電子線路絕緣,就像普通微生物吞噬垃圾和石油廢料一樣;或對作戰人員產生電子生物方面的干擾破壞,使之喪失戰鬥力。

▶計算機黑客

海灣戰爭期間,曾經有一批荷蘭黑客向伊拉克表示,可通過信息攻擊,干擾美國在中東的軍事部



近日有人預言,用電腦進行戰爭比用核武器還有效。核武器不能征服類似美國這樣的國家,但是,利用電腦病毒卻可以在1秒鐘內從銀行盜走過億美元,足夠使美國失去戰爭基礎因此徹底失敗。

署,開價為100萬美元。可惜伊拉克并未當真。

◆多種類型: 四大病毒武器各顯身手

美軍已經研製出2000多種電腦病毒武器,已投入使用的病毒武器有4個。

▶“震網”病毒

“震網”病毒是2010年席卷全球的网络“超級武器”,是美國與以色列攜手開發的。這是第一個專門定向攻擊真實世界中基礎設施的“蠕蟲”病毒,核電站、水壩和國家電網都是它的目標。這種新病毒採取了多種先進技術,因此具有極強的隱身和破壞力。只要電腦

操作員將被病毒感染的U盤插入USB接口,這種病毒就會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取得一些工業用電腦系統的控制權。

“震網”病毒出現的最早時間可追溯到2006年,但直到2010年7月,德國專家才宣布發現“震網”病毒。

▶“毒區”病毒

微軟2011年11月發布安全警告稱,一個最新發現的Windows內核漏洞正在受到“毒區”病毒攻擊,可能導致電腦用戶打開Word文檔時感染病毒。“毒區”病毒被認為是“震網”病毒的第二代變種,但轉向攻擊高科技企業,竊取機密技術資料。

“毒區”病毒利用微軟尚未正式修復的Windows內核漏洞傳播。利用該漏洞,黑客使嵌入惡意字體文件的Word文檔成為病毒載體,當受害用戶打開Word時,惡意代碼就會直接以系統最高權限運行,對電腦系統安全造成極大威脅。

▶“火焰”病毒

“火焰”病毒是一種後門程序和木馬病毒,同時又具有蠕蟲病毒的特點。只要其背後的操控者發出指令,它就能在移動設備中自我複製。一旦電腦系統被感染,病毒將開始一系列複雜行動,包括監測網絡流量、獲取截屏畫面、記錄音頻對話、截獲鍵盤輸入等。“火焰”病毒被認為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大規模和最為複雜的網絡攻擊病毒。

“火焰”被認為與“震網”、“毒區”同宗,但其攻擊的是伊朗石油部門的商業情報。與“震網”相比,“火焰”病毒不僅更為智能,且其攻擊目標和代碼組成也有較大區別。“火焰”病毒的攻击机制更复杂,且攻击目标是特地点。

▶“高斯”病毒

卡巴斯实验室2012年8月发布报告,宣布发现一种主要针对黎巴嫩银行账户的新型网络病毒。这种病毒以代号为发现的名字“高斯”命名。黑客可以借助“高斯”监视银行交易,窃取目标电脑中用户登录信息。卡巴斯确认超过2500台电脑遭“高斯”侵入,其中大部分在黎巴嫩境内。

美國蒙特雷國際研究院專家

比巴爾·薩阿卜說,美國認為黎巴嫩銀行系統一直被敘利亞政府用來壓制反對派,且涉嫌幫助敘利亞政府的黎巴嫩真主黨洗錢。

◆未來方向: 改變戰爭模樣

電腦病毒大約產生於20世紀80年代初期,幾年時間內,它如同瘟疫一樣蔓延到世界各地。美國軍方也從中得到啟發,從而加快了病毒武器的研製。

可控是病毒武器最基本的要求。它必須盡量做到只針對敵對國家的計算機和網絡,不能波及和影響其他無關國家甚至本國。它應該像導彈一樣,具有精確的目標定位和識別能力。它還應有遙控功能,一旦戰事結束或出於特殊需要可以實現自毀。

病毒武器的傳染性超強。它可以跨硬件平台傳染,除了普通計算機以外,還能將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工控計算機等智能終端“一網打盡”。

病毒武器的隱蔽性極佳。它綜合採用加殼處理、多態變形、映像劫持等偽裝欺騙和躲避查殺技術,可以實現現在敵國網絡中的長期潛伏,一旦需要即可引爆,是威力巨大的“定時炸彈”。

有人預言,用電腦進行戰爭比用核武器還有效。核武器並不能征服類似美國這樣的國家,但是,利用電腦病毒卻可以在1秒鐘內從銀行盜走過億美元,足夠使美國失去戰爭基礎因此徹底失敗。儘管此話有些誇張,但是病毒武器的出現,預示着未來戰爭模樣將完全改變。(阿南)

●小說連載

獨靜加

(15)

■文/譽田哲也

又發一案,男子遇刺身亡

下午,我寫完關於清理外面廢棄廣告牌的報告書之後,便合上了筆記本電腦。最後我把復印件放入到負責股長桌子旁邊一側標有“未處理文件”的箱子中。

到此為止,今天的工作算是結束了。抬頭一看牆上的時鐘,時間指向十點半。但是因為今晚要值夜班,所以就不能回宿舍了。晚飯、洗澡、睡覺,一切都要在警局內解決。

首先,我回到自己的座位,把九點之前買好的便當從袋子中取出來。雖然已經涼了,但也没事,將就吃吧。

突然,一起值夜班的石丸巡查長看了我一眼說:“……麻吉,你又在吃便當啊?”

提起“麻吉”這個綽號,真讓我感到害羞。那還是在警視廳西新警署生活安全科防犯科工作時同事們給我起的綽號。雖然換了單位,但是我的職位却仍然是巡查部部長。

“是呢!雖然是便利店做的,但是却很好吃。”

為什麼給我起一個像曲藝魔術師一樣的綽號呢?原因其實很簡單。

我的名字是“山岸”,但是在同一科里,已經有兩個分別叫作“山田”和“岸本”的前輩,大家都親切地稱呼他們為“山醬”和“岸醬”。但是我的名字卻是“山岸”,於是就取讀音中正中間的兩個假名,變成了現在的“麻吉”。取這個可笑名字的人不是別人,正是這個石丸。

“說實話,你是想去看那個女孩吧?”

“才沒有呢。”不,其實我本來就是這樣想的,但是很遺憾,沒有遇到我想見的那個人。

“那個女孩真的很可愛,好像叫米可來着。”

“不,才不是呢!”我沒有看他,把五花肉和米飯大口吞入口中。

“但是,她有男朋友。”

關於這一點,我也知道。但因為對這件事感到無名的氣憤,我便順勢塞了滿滿的一口飯在嘴里。

“通信指令部來電,在梅島三丁目……附近路段,有一名男子腹部流血倒在那里。請相關負責人員緊急趕赴現場。”

我們互相對視,眉頭緊鎖。此刻聲音正從天花板上掛著的揚聲器中傳出來。

“他說的相关人員……”

“我們……應該和本案無關吧。”

如果男子出血原因是交通事故的話,歸交通科管。如果是施暴或傷害導致流血的話,就歸刑事科管。保護現場的工作屬於地域科的工作範圍,應該與我們生活安全防犯系沒有關係。

“應該不用我們去。”

“是的……不用。”

門外傳來一陣有力的皮鞋聲,但馬上又聽不到了。

樓下刑事科的刑警一定都已經趕赴現場。相比來說,三樓的我們倒是相當安靜。同屬生活安全科的談話系和少年系、保安系的人員好像也未出動。隔壁的交通科是執行系和電子設備系,他們同樣也和此次案件無關。

“不去的話,真的沒事嗎?”

“是啊,沒被叫去,不是好事嗎?”

即便如此,在這個骨節眼上大吃特吃好像也不太好,我只好迅速地將盒飯吃完。

不一會兒,建築物外側停車場的大門打開了。

但是讓人感到有些意外的是,這次夜里的騷動並沒有想象中那麼嚴重。

原因是,倒下的男子已經身亡,並且還是被刀或其他利器刺傷致死的。

既然人已經死亡,那就沒有必要再送往醫院了,按照慣例,這樣的情況屍體應該被送往大學的法醫學教室那邊。但問題是除了非常案件,半夜那里是不會接收屍體的。所以只好把屍體先暫時運到警署地下室的停車場中,由刑事科強行犯系總務股長尾關警部補來檢驗屍體。

我們雖沒有被叫去現場支援,但是此時在三樓呼呼大睡似乎也有點不合時宜,于是我倆決定下樓去看看。

下期關注:小流氓之間的內部糾紛?

●紀實連載

雪域長歌

(23)

■文/張小康

昌都戰役打響

其實新總管阿沛也不想打。

阿沛是8月28日到昌都的。剛一到,他就收到了邦達饒嘎送來的一份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建議。邦達饒嘎為康巴人,是總部設在印度的“西藏革命黨”領導人,於1946年被印度驅逐回中國。他比從拉薩出發的阿沛早一天到達昌都。

阿沛顯然看到了這個“和平建議”,於是致電噶廈政府,提出停止執行原定“收復失地”的命令,電文說:“因時世混濁,民不堪命,這裏有的宗(相當於縣)內只有七八戶人家還有糌粑,其餘全以食元根為生,乞丐成群,景象淒涼。在此情況下,不要說發動進攻,即按目前這樣備戰下去,就是沒有共軍進攻,其局面也維持不了一年。”

阿沛還建議:“停止進攻,漢藏雙方最好和談解決。如果不行,也應先從邊境一帶撤出所有部隊。”同時,他也派出邦達饒嘎帶著自己的一名官員益西達杰到康定去和共產黨談判。但是,當他們到達康定時,昌都這邊已經打起來了。軍炮兵用夾叉法進行試射,彈點忽遠忽近,藏軍不知其中奧秘,以為是炮兵打不准,就像看熱鬧似的高聲叫喊,手舞足蹈,有的還吹起號角。炮兵連試射完畢,轉入效力射,指揮員一聲令下,成排的炮彈在藏軍隊伍中間和四周開了花,有幾頂帳篷被擊中飛上了天。藏軍這時才知道解放軍炮火的厲害……

1950年9月初,十八軍軍長張國華率軍機抵達甘孜,組織實施昌都戰役。根據當時藏軍情況,張國華決定採取正面進攻與戰役大迂回相結合的戰法,集中主要兵力於北線,以五十二師為主,成左、中、右三路配置,圍歼美烏齊、恩達及瀾滄江以東的藏軍;南線由五十

三師一部自巴塘渡金沙江,攻歼寧靜藏軍,切斷藏軍西南退路。

1950年10月6日,十八軍南北兩集團從昌都東北及東南三條路線開始攻擊。為吸引和牽制敵人,掩護北路集團主力對昌都之敵的迂回、包圍行動,並阻斷昌都之敵主力從西南逃往邦達以至拉薩的退路。

昌都地處昂曲、扎曲兩河匯合成瀾滄江之處,藏語意為“水流匯合處”。其地勢西北部高,東南部低,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不少山峰聳立於常年積雪的雪線之上。晝夜溫差大,常常是一日多變。在這樣高海拔、多氣候條件下的高原山地組織戰役,在解放軍戰史上尚屬首次,而極其惡劣的自然環境有時比戰場對手更難以對付。

張國華在《西藏的新生》中,談到了解放軍在昌都地區作戰所面臨的困難:

西藏高原的氣候、環境、地形和敵情很特殊,光敵人布防區從金沙江正面就拉了一千多里,江邊到昌都是七百餘里的縱深。在如此遼闊的地區,加上敵軍地形熟悉,善于馳騁,使我軍像老虎撲蒼蠅,難以捕捉。

張國華命令各路部隊不動聲色,隱蔽前進,從側翼迂回到敵人背後。只要把敵人包圍住了就是勝利。

昌都守敵本以為雪山惡水能擋住解放軍,以為解放軍長途跋涉,行軍疲勞,水土不服,飛也飛不過金沙江,因而藏軍可以以逸待勞地沿江抵抗。但解放軍則從正面吸引住整個敵軍的注意力,為分進合擊的部隊贏得了時間。

時間是非常緊迫的。幾道門戶尤其是西門戶恩達如不迅速封死,敵軍隨時有逃跑的可能。因此,部隊不顧一切疲勞,猛追!快追!

下期關注:“白色包圍圈”